

社会与思想丛书

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 圣愚

&

汤普逊 著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

社会思想丛书

Understanding Russia: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

S

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圣愚

&

〔美〕汤普逊
(Ewa M. Thompson) 著
杨德友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美)汤普逊著;杨德友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
(社会与思想丛书)
ISBN 7-108-01181-6

I.理… II.①汤… ②杨… III.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俄国 IV.B97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880 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8年9月北京第1版 199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07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18.00元

总 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在大陆出版“社会与思想丛书”，旨在更有系统地积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我们希望，这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社会与思想丛书”将主要注重对西方社会与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如果说，晚近十余年来的中国变革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真正历史出场，那么，70年代以来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莫过于对“西方现代性”历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检讨：在经济领域，所谓“福特式大生产方式”的危机不仅促发对“后福特时代生产”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福特式生产”的历史成因及内在阙失；在政治领域，西方现存体制与民权运动以来民主发展的尖锐张力，已重新激发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 V. S. 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这一基本辩论；在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不但已全面动摇近代西方苦心营构的文

E101/10

化秩序和价值等级,而且更进而对“西方传统性”本身发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样全面重新检讨中国人以往对西方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本丛书将不仅包括对当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强调对西方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西方传统内在差异性的研究。

本丛书定名为“社会与思想”,自然表达了一种期望,即:对社会制度层面的研究与对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应该日益结合而不是互不相干。从学科的角度讲,亦即希望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人文及哲学领域的研究,能够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与跨学科的研究去深入认识中西现代性与中西传统性,以往那种僵硬的“传统 V. S. 现代”、“中国 V. S. 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或将会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学术世界为此任重而道远!

社会与思想丛书编辑委员会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在经典社会理论家的思想系统中，都包含着一个宗教社会学的部分，这并不是由于思想论述的系统性建构的需要，而是社会理论的分析对象的复杂性导致的。无论“社会”还是“文化”，作为社会理论的分析对象，实际上相当含糊。究竟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文化”？如果不对这一问题作形而上学式的争辩，而是从社会理论角度去把握其实际的结构形态，就必采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就需要分析基本的社会性事实和文化性事实。宗教现象正是这样一种事实。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论证的，没有外在于感情和行为的宗教形式而存在的社会，任何社会实在都具有宗教的形

式。宗教现象是把握社会或文化事实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但是，“宗教”作为分析对象并不就比“社会”或“文化”易于把握，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含糊的社会性事实或文化性事实。要切入宗教现象作事实性的分析，同样要求先勘定某个事实性的分析对象作为基础。宗教现象有知识性的（教义体系）、组织性的（教会社团）、行为性的（礼仪和生活样式）等不同方面，有初级宗教、高级宗教或单一宗教、混和宗教等不同的类别，从哪一个方面或类型入手，勘定什么样的宗教事实作为分析对象，取决于研究者的课题设定。

《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属文化理论的论著，课题定位在透视俄国文化的历史现象。作者勘定的分析性事实为俄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圣愚现象，试图把俄国的历史社会中出现的这一现象当作一种社会化表现的典范性事实，由此对俄国的宗教样态、社会的行为模式、俄国人的民族性人格类型、政治心态，乃至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和俄国文学的特质作出解释。这样一来，作者对圣愚现象作出了扩散性的文化社会学的说明。

圣愚现象本是俄国民间社会中的宗教现象，按传统的解释，它是东方基督教的圣徒崇拜的独特样式。本书作者对这一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按她的分析，圣愚现象的实际来源是东方的民俗性宗教——萨满教，只不过被作为国教的东正教合法化了，其合法化的方式就是给它以东方基督教式的解释。

基督教的形成和扩展,是一个后宗教现象,换言之,基督教是诸民族—地域的民俗性宗教的样式基本成形之后形成并扩展的。因此,基督教与民俗性宗教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既有冲突,又有融揉。自中世纪初开始,基督教的扩展与帝国的政治权力的扩张和统治,以及帝国间的政治冲突关系纠结在一起,这势必加强基督宗教与诸民族—地域的民俗性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基督教在不同的民族—地域与不同的民俗性宗教的遭遇,会影响到民族—地域的基督宗教的历史样式。本书通过对圣愚现象的社会化表现的系统性分析,有助于辨认俄国宗教的特性。

从圣愚现象来解释俄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宗教性品质,只能说明其品质结构的要素之一,我想作者也并不打算得出一个以偏概全的推论。汉语学界对俄国的社会及文化思想的了解,尚非常单薄、片面,本书提供的文化社会学分析会有助于汉语学界对这一邻国的社会—文化的认识,毋庸赘言。

杨德友教授在 1988 年底已将此书译,原系《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计划的选题,该计划因故中断后,译稿几经飘零。如今终能面世,实当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汉语学术的热忱。

1994 年 10 月 20 日于香港隔田村

前 言

在红场上,克里姆林宫的对面,矗立着俄国东正教最为艳丽、名气最大的教堂之一:圣瓦西里教堂。作为莫斯科一景,它的声誉和名气可以追溯到16世纪。1852年,俄国教会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拉辛(A. Ratshin)写道:“在俄国的全部教堂之中,于俄国和国外最负盛名者,当推圣瓦西里教堂。”^①拉辛的话在今天和在当时都一样符合实际。圣瓦西里教堂现在依然是莫斯科最为耳熟能详的旅游点,该教堂几个洋葱头形状的拱顶出现在俄国国内外有关俄国的招贴画上、旅游指南里和丛书中。这几个洋葱

^① 拉辛(A. Ratshin):《俄国古代和现今存在的修道院和重要教堂历史记载全书》(莫斯科,1852年)第349页。

头般的拱顶已经变成了俄国的象征，正如自由神像就是美国的象征一样。

红场上的几个色彩鲜艳的拱顶世界驰名，而教堂同名瓦西里则鲜为人知，这两种情况形成了强烈对照。在俄国境外，很少有人知道，俄国这座最负盛名教堂的守护圣人，除了在俄国，在哪里也没有被尊为圣徒；而他在俄国被尊为圣徒的来龙去脉，至今仍然不为人知。西方的俄国历史教科书很少详细论述此人；即使提及，也不过是重复莫斯科旅游手册中的内容。旅游者们有时把他和东正教修道院生活的创始人圣瓦西里大师混为一谈，然而，他和这位4世纪人物极少共同之处。

圣瓦西里，或曰莫斯科的瓦西里·布拉任内，是伊万雷帝的同时代人，莫斯科的爱国者。他在街上赤身行走，甚至在严冬也一丝不挂。据说他的奇迹包括在市场上令几名少女失明，旋即又令其复明；他神奇地杀死一个想要抢劫他的人；曾反击过鞑靼人的袭击，拯救了莫斯科。他死之后，市大主教亲理葬仪，伊万雷帝亲自肩负灵柩。

尽管瓦西里在国外少为人知，但是在俄国民众记忆之中却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俄国民间传说中的熟悉人物，他的教堂备受推崇，证明世代代俄国人对他所象征的态度和价值观深为眷恋。瓦西里属于俄国人所谓的 *юродивый Христа ради*（为了基督的愚痴，或圣愚），或简称为 *юродивый*（狂信苦行的圣者）。这些人被视为圣人，虽然他们的行为颇像疯子。他们在莫斯科大公园和帝俄都大出风

头。受到某些教会人士支持的公众舆论认为他们是基督教圣人。但是,俄国和外国一些学者提出,圣愚在精神上是不正常的;他们所享有的尊崇是异教习俗的残余。虽然正史和书报不录写他们(受命于检查官之令),但是俄国文学和民间传说都描述他们的理想化形象,如普希金的《鲍利斯·戈都诺夫》中的圣愚尼科尔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

圣愚之“愚”为什么被和基督教联系起来呢?圣保罗关于“为基督的愚痴”的名言指的是彻底献身,而不是愚蠢或其他形式的精神变态现象。如果圣愚们精神健全,那么他们为什么行为古怪?如果不健全,为什么又被尊为基督教圣人?俄国人自己是争论过这些问题的。十月革命取缔了全部宗教崇拜,也包括圣愚崇拜,因而消除了争论。这样,旧俄宗教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就已逐渐为人淡忘。然而,这一现象是否从俄国文化中完全消失了呢?我认为没有。对圣愚的崇拜是旧俄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相关的态度一直保持至今。

圣愚在俄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在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得到承认。圣愚之所以少为人知、理解不够,是因为这类人物不易嵌入西方社会分类学格栏。本书旨在考察圣愚及其对俄国文化作作的被严重忽视的贡献。

我对此题开始感兴趣的时候,对护教学家们的言论只取其票面价值,认为圣愚是圣弗朗西斯的俄国对等人物。在我深入研读关于他们的令人困惑、前后矛盾的大量证明

材料时,我意识到我所得到的解释或者是不完备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基督教的合法性可以有争议地赋予他们,然而,绝大多数俄国圣愚却和基督教圣徒资格关系甚微。关于圣愚基督教合法性的传说,长期以来已被广泛接受,而且,近年来,苏联和西方学者们又重新提倡这种传说,认为它久经考验、真实可靠。这一事实更加激励我写作一本辩论性著作。本书叙述我的发现。在涉及俄国教会史、俄国对精神病症的态度和俄国萨满教诸领域时,我发现了和圣愚维护者们的言论相矛盾的情况。我所使用的研究资料多系 19 世纪俄国期刊,其内容尚未被译成英语,而且,据我所知,也尚未得到西方学者的研究。相对地说,我很少注意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刊物,如《祖国纪事》、《当代人》和《俄国新闻》。我专注的是默默无闻的宗教、医学和人类学出版物,其名称见于本书参考书目。

这些资料的见证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圣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了把基督教合法性强加给萨满教行为的作法,而且,这是俄国双重信仰的最完整、最重要的表现。圣愚的独特性不仅源于斯拉夫人异教,而且也源于乌拉尔—阿尔泰萨满教的独特状貌;萨满教在俄国土地上广为流传,直至 19 世纪,而且至今还保存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阿尔泰各部落中间。

依据我的研究,我得出结论:俄国人对他们的文化的解释受到了圣愚现象的明显影响。圣愚合法性向俄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渗入在本书最后一章,也许是争议最大的

一章中得到了讨论。一种文化的不同层次具有共同的结构特征这一假设是不同的学者提出来的,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到文学评论家;但是,这类假设缺乏的确如此的事实的证明。寻求这样的证明困难重重。对于这种工作来说,还没有普遍可行的方法,堪以作为楷模的著作也几近于无。因而,我很明确,为了确定这样一种关系,我所大胆进入的领域的存在虽无争议,但是的确不易深入。然而,我希望,我把俄国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种线索缠结为一的尝试能够进一步推动一个一直被严重忽视,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圣愚现象的课题的研究。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1
前言		4
第一部		1
第一章 描述与定义:圣愚法规		3
第二章 圣愚:俄国的精神病症和精神常态		39
第三章 圣愚与教会:关系暧昧		76
第四章 俄国圣愚和萨满教		145
第二部		189
第五章 俄国文学对圣愚的描写		191
第六章 圣愚与俄国文化		246
结论		303
参考书目		308
译者后记		338

第一章

描述与定义：圣愚法规

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几乎每一个稍大的市镇和乡村居民中都有一个状貌奇特的人，他被称为为了基督的傻子，或者简称圣愚。他是市镇的受保护的人，人们供给他食宿，但这不是当局的规定。圣愚对他们好意的“回报”常常是咒骂恩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对恩人不予理睬。

乡村社区这种不同寻常行为的理由和圣愚们的独特性有关。一般人相信圣愚具有神秘的力量，以某种形式与超自然因素有联系。还认为他是预言家，因此大家都急切寻求他对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见解。由于圣愚的干预，婚事、商事和旅行都常常据其举行或者放弃。有

些圣愚花费大部分时间为本村或本县居民行医。在寻求帮助的人中间有农民、市民和地方贵族。提供帮助的圣愚本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可能是患病的，但是，寻求指教的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不能自治，焉能治人”这句话用不到他们身上。

圣愚据称所具有的精神力量既令人尊敬，又令人畏惧。在许多情况下，畏惧是有道理的，因为圣愚能够干出丑陋而狡猾的行为来对付那些得罪或反对他们的人。一个圣愚如对某人施加诅咒，就可能造成婚事破裂，名誉扫地。而且，不仅对农民如此，对商人，贵族也莫不如此。

圣愚是俄国的一种古老名流。首次记录在案的圣愚生活在 11 世纪，当时的俄国不叫俄罗斯，而叫罗斯。但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可以追溯到莫斯科王国时期，王国是在 15 世纪蒙古人结束了对东斯拉夫人的统治之后出现的。从那一时期以后，圣愚们对俄国社会各方面连续不断地产生了宗教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影响。

他们的外貌随时代不同而不同。在伊万雷帝时期，他们以赤身裸体而闻名。在 19 世纪，他们大部分人放弃了不穿衣服的习惯，披挂引人注目的破烂布片。只是在生活方式和 16 世纪没有区别的穷乡僻壤，还可以看到赤身裸体的圣愚在乡下游荡。他们的赤裸没有被看作是性感诱惑的手段，而是高度虔诚精神的象征。

但是，19 世纪的圣愚更多地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人的注意。与穿用并不引人注目的衣装的普通流浪汉不一样，圣愚们穿的是不同一般的、稀奇古怪的衣服。他们的穿

着方式虽不统一，但是在人群中很为特殊，十分显眼。他们的服装明显地破旧肮脏，常常挂满小铃、绳头、零碎物体，和其他吸引注意的玩意儿。

裸体也好，着衣也好，圣愚们身上都要披挂几磅重的铁制物件，有锁链、十字架和其他的金属物品。有的还佩戴铜环、铁环，甚至铁帽盔。但是，名气最大的圣愚，如伊万·科列沙或格里高里·拉斯普津，却穿普通的农民服装，当然褶皱破旧，但是没有装饰品和钢铁物件。

和修道士、隐士不同，圣愚们不寻求，也不讲究独处。他们得意的地方是邻里聚会之地和集市。在这种地方，他们大吼大叫，咒骂行人，发出预言。有些圣愚的行为较为尊严：他们不去找别人，而是要求人们前去拜见他们。人们一般都从命，但是目睹的圣愚行为与街市上无异。

圣愚对俄国农民的影响是怎么高估也几乎不过分的。他们常常是农村里最高的精神权威。如果他们赞扬某人，某人就受到了抬举，就很可能受到他人的称颂。如果他们诅咒某人，某人就会处处受到责难。19世纪的俄国农民对圣愚又敬又怕，和16世纪莫斯科人对瓦西里·布拉任内的态度一样。村民们对圣愚的器重胜过对地方神父的器重。

在农村里和在庄园里，圣愚们受到的款待没有什么差别。地主和农奴都尊重他们的教导，都和他们攀谈。他们应邀访问花园和农民的茅屋。在这两种地方，他们都像尊贵的客人一样受到款待，而不像普通的乞丐。

对圣愚的敬重，在城市里、在贵族中间也很普遍。尽管